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七　　列傳九七

薛播河中寶鼎人中書舍人文思曾孫也父元暉什邡

令以播贈工部郎中播天寶中舉進士補校書郎累授
萬年縣丞武功令殿中侍御史刑部員外郎萬年令播
温敏善與人交李栖筠常袞崔祐甫皆引擢之及祐甫
輔政用爲中書舍人出汝州刺史以公事貶泉州刺史
尋除晉州刺史河南尹遷尚書左丞轉禮部侍郎遇疾
貞元三年卒贈禮部尚書初播伯父元曖終於隰城丞
其妻濟南林氏丹陽太守洋之妹有母儀令德博涉五
經善屬文所爲篇章時人多諷詠之元曖卒後其子彥
輔彥國彥偉彥雲及播兄攄揔並早孤幼悉爲林氏所
訓導以至成立咸致文學之名開元天寶中二十年間

彥輔據等七人並舉進士連中科名衣冠榮之子公達擢進士第佐軍鳳翔會帥不文嘗集射設的高數十尺令曰中者酬錦與金一軍莫能公達執弓矢揖曰請爲公歡射三發連中衆大呼笑帥不喜乃自免去復佐河陽軍以國子助教居東都卒

鮑防字子眞襄州襄陽人幼孤貧篤志好學善屬文天寶末舉進士爲浙東觀察使薛兼訓從事累至殿中侍御史入爲職方員外郎改太原少尹薛兼訓帥太原被病代宗擢防少尹節度行軍司馬召見慰遣之旣知留後兼太原尹正拜節度使人樂其治詔圖形別殿入爲御史大夫歷福建江西觀察使徵拜左散騎常侍扈從奉天除禮部侍郎封東海郡公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裴復柳公綽歸登崔邠韋純魏宏簡能執易等世美防知人時比歲旱策問陰陽祲沴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宏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

郎中獨孤愐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高第帝見策嘉揖尋遷工部尚書致仕防歷洪福京兆皆有政聲唯總戎非所宜而謬執兵柄以太原革車胡騎雄雜而迴鶻深入寇防出拒戰爲虜所敗爲禮部侍郎時嘗遇知雜侍御史竇參於通衢導騎不時引避僕人爲參所鞭及參秉政防尹京兆遷令致仕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子齒而與昕同日懸車非朽邁之致以餘忿見廢防文學舊人歷職中外不因罪戾而爲俗吏所擯竟以憤終年六十九贈太子少保謚曰宣衆頗憫而咨參故參之敗不旋踵非不幸也防於詩尤工有所感發以譏切時敝當時稱之與中書舍人謝良弼友善時號鮑謝云

李自良兗州泗水人初祿山之亂自良從兗鄆節度使能元皓以戰力累授右衛率後從袁傪討袁晁陳莊賊積功至試殿中監隸浙江東道節度使薛兼訓兼訓移鎮太原自良從行授河東軍節度押衙兼訓卒鮑防代又事防爲牙將會迴鶻入寇防令大將焦伯瑜杜榮國將兵擊之自良謂防曰迴鶻遠來求戰未可與爭鋒但於歸路築二壘以兵守之堅壁不動虜求戰不得師老自旋俟其返旆卽乘之縱不甚捷虜必狼狽矣二壘阨其歸路策之上也防不從促伯瑜等逆戰遇虜於百井伯瑜等大敗而還由是稍知名馬燧代防爲帥署奏自

艮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爲軍候自艮勤恪有謀燧深委信之建中年田悅叛燧與抱眞東討自艮常爲河東大將摧鋒陷陣破田悅及討李懷光於河中自艮專河東軍都將前後戰績居多燧之立功名由自艮協輔之力也貞元三年從燧入朝罷燧兵權德宗欲以自艮代燧自艮懇辭事燧久不欲代爲軍帥物議多之乃授右龍武大將軍德宗以河東密邇胡戎難於擇帥翼日自艮謝上謂之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誠爲得禮然北門之寄無易於卿卽日拜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在鎮

九年以簡儉守職軍民胥悅雖出身戎伍動必循法畧不以暴戾加人十一年五月卒於軍年六十三上甚嗟惜之廢朝一日贈左僕射賻布帛米粟有差

李說字巖甫淮安王神通之裔也父遇新書名遇及天寶中爲御史中丞東畿採訪使說以門蔭補率府兵曹參軍歷仕累佐使幕馬燧爲河陽三城太原節度皆辟爲從事累轉御史郎官御史中丞太原少尹出爲汾州刺史節度使李自良復奏爲太原少尹檢校庶子兼中丞貞元十一年五月自良病凡六日而卒匿喪陽言病甚數日發喪先是都虞候張瑤久在軍素得士心嘗請假還葬自良未許至

是說與監軍王定遠謀乃給瑤假以大將毛朝陽代瑤
然後遣使告自艮病中使第五國珍自雲朔使還過太
原聞自艮病中使遲留信宿自艮卒國珍急馳至京先
說使至乃下制以通王領河東節度大使以說爲行軍
司馬充節度留後北都副留守仍令國珍齎說官告及
軍府將吏部內刺史等敕書三十餘通往太原宣賜軍
中始定定遠恃立說之功頗恣縱横軍政皆自専決仍
請賜印監軍有印自定遠始也定遠既得印益暴將吏
輒自補授說寢不歡遂成嫌隙是歲七月定遠署虞候
田宏爲列將以代彭令茵令茵不伏揚言曰超補列將

非功不可宏有何功敢代予任定遠聞而含怒召令茵斬之埋於馬糞之中家人請尸不與三軍皆怨說具以事聞德宗以定遠有奉天扈從之功恕死停任制未至定遠怒說奏聞趨府謀殺說升堂未坐抽刀刺說說走而獲免定遠馳至府門召集將吏於箱中陳敕牒官告二十餘軸示諸將曰有敕令李景畧知留後遣說赴京公等皆有恩命指箱中示之諸將方拜扑大將馬良輔呼而麾衆曰箱中皆監軍舊官告非恩命也不可受但備急變爾定遠知事敗走登乾陽樓召其部下將卒多不之應比夜定遠墜城下槎枿傷而不死尋有詔削奪

長流崖州大將高迪等同其謀說皆斬之尋正拜河東
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累封隴西縣男）說在鎮六年初勤心吏
職（築天成軍邊備積完）後遇疾言語行步蹇澀不能錄軍府之政
悉監軍主之又爲孔目吏宋季等欺誑軍政事多隳紊
如此累年十六年十月卒年六十一廢朝一日贈左僕
射是月制以河東節度行軍司馬鄭儋檢校工部尚書
兼太原尹御史大夫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等使北
都留守在任不期年而卒
嚴綬蜀人（挺之從孫）曾祖方約利州司功祖挹之符離尉父
丹殿中侍御史（爲劍南鹽鐵青苗租庸使以嚴武在蜀辭不拜）綬大厤中登進

士第累佐使府貞元中由侍御史充宣歙團練副使深爲其使劉贊委遇政事多所咨訪十二年贊卒綬掌宣歙留務傾府藏以進獻由是有恩召爲尚書刑部員外郎天下賓佐進獻自綬始也未幾河東節度使李說嬰疾事多曠弛行軍司馬鄭儋代綜軍政既而說卒因授儋河東節度使是時姑息四方諸侯未嘗特命帥守物故郎用行軍司馬爲帥冀軍情厭伏儋既爲帥德宗選朝士可以代儋爲行軍司馬者因綬前日進獻上頗記之故命檢校司封郎中充河東行軍司馬不周歲儋卒遷綬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原尹御史大

夫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元和元年楊惠琳叛於夏州劉闢叛於成都綬表請出師討伐綬悉選精甲付牙將李光顏兄弟光顏累立戰功蜀夏平加綬檢校尙書左僕射尋拜司空進階金紫封扶風郡公綬在鎭九年以寬惠爲政士馬蕃息境內稱治（嘗大閱旗幟周七十里回鶻梅錄將軍在會聞金鼓震伏）四年入拜尙書右僕射綬雖名家子爲吏有方略然銳於勢利不存名節人士以此薄之嘗預百僚廊下食上令中使馬江朝賜櫻桃綬居兩班之首在方鎭時識江朝敘語次不覺屈膝而拜御史大夫高郢亦從而拜是日爲御史所劾綬待罪

於朝命釋之翼日責江朝降官一等尋出鎮荆南進封鄭國公有溆州蠻首張伯靖者殺長吏據辰錦等州連九洞以自固詔綬出兵討之綬遣部將李忠烈齎書曉諭盡招降之九年吳元濟叛朝議加兵以綬有宏恕之稱可委以戎柄乃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尋加淮西招撫使綬自帥師師壓賊境無威略以制寇到軍日遽發公藏以賞士卒累年蓄積一旦而盡又厚賂中貴人以招聲援師徒萬餘閉壁而已經年無尺寸功裴度見上屢言綬非將帥之才不可責以戎事乃拜太子少保代歸尋檢校司空（新書司徒判光祿卿事）久之進位太傅食封至三千戶

長慶二年五月卒年七十七詔贈太保綬材器不踰常品事兄嫂過謹爲時所稱常以寬柔自持位躋上公年至大耋前後統臨三鎮皆號雄藩所辟士親睹爲將相者凡九人其貴壽如此初綬未顯過於閿鄉尉李達達不禮方飯他客不召綬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謁不知綬也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戒客勿起讓曰吾昔羈旅閿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召客亦不敢留君達愬不得去左右引出悖而瘠卧館數月其佐令狐楚爲請乃免河東李進賢者善畜牧家高貲得幸於綬署牙門將元和中進賢累爲振武節度使辟綬子敝爲判官澈年少治苛刻軍中苦之回鶻入辟鶻泉進賢發兵討之吏稟糧不實次鳴沙焚殺其將楊遵憲而還進賢大怒衆懼因燔城門攻進賢左右拒戰不勝縋而去奔靖邊軍乃殺澈而屠進賢家詔以夏綏節度張煦代之誅首亂數百人乃定

蕭昕字中明河南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少補崇文進士二字譌開元

十九年首舉博學宏辭授陽武主簿天寶初復舉宏辭授壽安尉再遷左拾遺（新書補闕）昕嘗與布衣張鎬友善館而禮之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爾元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及安祿山反昕舉贊善大夫來瑱堪任將帥思明之亂瑱功居多累遷憲部員外郎爲副元帥哥舒翰掌書記潼關敗間道入蜀遷司門郎中尋兼安陸長史爲河南等道都統判官（肅宗立奉誥冊見行在）遷中書舍人（歷禮部侍郎）兼揚府司馬佐軍仍舊入拜本官累遷祕書監代宗幸陝昕出武關詣行在轉國子祭酒（建請崇太學以樹教本帝嘉其言詔羣臣有籍於朝及神策六軍子弟肄

業者聽補生員大曆初持節弔迴紇時迴紇恃功庭詰昕曰祿山思明之亂非我無以平定唐國奈何市馬而失信不時歸價衆皆失色昕答曰國家自平冦難賞功無絲毫之遺況鄰國乎且僕固懷恩我之叛臣乃者爾助爲亂聯西戎而犯郊畿及吐蕃敗走迴紇悔懼啓顙乞和非大唐存念舊功則當匹馬不得出塞矣是迴紇自絕非我失信迴紇慙退加禮以歸爲常侍十二年轉工部尚書封晉陵

侯朱泚之亂年八十餘徒步出城泚急求之亡竄山谷間至奉天遷太子少傅爵郡公貞元初兼禮部尚書尋復知貢舉擢杜黃裳高郢裴垍相繼輔政並爲名宰五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七年卒於家

年九十新書九十三廢朝謚曰謬

杜亞字次公自云京兆人也少頗涉學善言物理及歷代成敗之事至德初於靈武獻封章言政事授校書郎其年杜鴻漸爲河西節度辟爲從事累授評事御史後入朝歷工戶兵吏四部員外郎永泰末劍南叛亂鴻漸以宰相出領山劍副元帥以亞及楊炎並爲判官使還授吏部郎中諫議大夫炎爲禮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亞自以才用合當柄任雖爲諫議大夫而心不悅李栖筠承恩衆望必爲宰相亞厚結之元載得罪亞與劉晏李涵等七人同鞫訊之載死之翼日亞遷給事中河

北宣慰使宰相常袞亦不悅亞歲餘出為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江西都團練觀察使德宗初嗣位勵精求賢令中使召亞亞自揣必以宰輔見徵乃促程而進累路與人言議語及行宰相事方面或以公事諮訴亞皆納之既至帝微知之不悅又奏對辭旨疎闊出為陝州觀察使兼轉運使尋遷河中晉絳等州防禦觀察使楊炎作相劉晏得罪亞坐貶睦州刺史興元初召拜刑部侍郎出為揚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節度觀察使時承陳少遊征稅煩重奢侈僭濫之後又新遭王紹亂兵剽掠淮南之人望亞之至革劃舊弊冀以康寧亞自以材

當公輔之選而聯出外職志頗不適政事多委參佐招引賓客談論而已揚州官河塡淤漕輓堙塞又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擁弊亞乃開拓疏啟公私悅賴而盛為奢侈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者為勝亞乃令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為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而不濡觀沼華遽費皆千萬隴西李衡在坐曰使桀紂為之不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為帆詫曰要當稱是林沼衡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亞本書生奢縱如此朝廷亟聞之貞元五年以戶部侍郎竇覦為淮南節度代亞亞猶以舊望竇參甚畏之改檢校吏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

留守都防禦使旣病風尙建利以固寵奏請開苑內地爲營田以資軍糧減度支每年所給從之亞不躬親部署但委判官張薦楊胦初奏請取荒地營田其苑內地堪耕食者先爲留司中官及軍人等開墾已盡亞計急乃取軍中雜錢舉息與畿內百姓每至收田之際多令軍人車牛散入村鄉收斂百姓所得菽粟將還軍民家略盡無可輸稅人多艱食由是大致流散乃厚賂中官令奏河南尹無政亞自此亦規求兼領河南尹事不果帝漸知虛誕乃以禮部尚書董晉代爲東都留守召亞還京師旣風疾漸深又患脚膝不任朝謁貞元十四年

卒於家年七十四贈太子少傅（諡曰肅）

王緯字文卿太原人也祖景司門員外郎萊州刺史父之咸長安尉與昆弟之賁之渙皆善屬文之咸以緯貴累贈刺史緯舉明經又書判入等歷長安尉出佐使府授御史郎官入朝爲金部員外郎劍南租庸使檢校司封郎中彭州刺史檢校庶子兼御史中丞西川節度營田副使初大麻中路嗣恭爲江西觀察使陷害判官李泌將誅之（泌見惡於元載嗣恭希意欲殺之）緯亦爲嗣恭判官說諭救解獲免貞元三年泌爲相（奏於已有私恩德宗許爲泌報）擢授緯給事中未數日又擢爲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江西道都

團練觀察使浙西觀察使缺泌擬緯帝曰是朕爲君報德者乎黃門要地獨不留叢事邪對曰浙西賦入九劇緯淸而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制可初州縣有韓滉時罰錢未入者十八萬緡府史請裒爲進奉緯上疏願蠲以紓民部聽之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裴延齡以諸道貢錢四百萬緡獻爲羨錢以圖寵緯奏此諸州經費大悴延齡意三歲加新書作改檢校工部尚書緯性勤儉歷官清潔而傷於苛碎多用削刻之吏督察巡屬人不聊生貞元十四年卒年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太子少保

李若初趙郡人貞觀中幷州長史工部侍郎宏節之曾孫也祖道謙太府卿若初少孤貧初爲轉運使劉晏下微冗散職晏判官包佶重其勤幹以女妻之歷陳州太

康令刺史李芃初莅官若初獻計請收斂羨餘錢物交結權貴芃厚遇之累歲芃遷河陽三城使奏若初爲從事軍中之事多以委之累授檢校郎中兼御史中丞懷州刺史轉虢州刺史坐公事爲觀察使劾奏免歸久之出爲衢州刺史遷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都團練使尋遷越州刺史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使十四年秋代王緯爲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時天下錢少貨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不通若初始奏縱錢以起萬貨詔可善於吏道性嚴強力束斂下吏人甚畏服方整理鹽法頗有次敘貞元十五年遇疾卒廢朝一日贈禮部

尚書
于頎字休明河南人也父庭誨濟王府倉曹累贈尚書
左僕射頎少以吏事聞累授京兆府士曹爲尹史翽所
賞重翽出鎮襄漢奏爲御史充判官翽爲亂兵所殺頎
挺出收葬遺骸時人義之度支使第五琦署爲河東租
庸使累授鳳翔少尹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轉運租庸
糧料鹽鐵等使頎因奏移轉運汴州院於河陰以汴州
累遇兵亂散失錢帛故也元載爲諸道營田使又署爲
郎官令於東都汝州開置屯田歷戸部侍郎祕書少監
京兆尹太府卿代杜濟爲京兆尹及爲大官好任機數

專倖權要朝列中無勢利者視之蔑如也曲事元載親
昵之而爲政苛細無大體丁所生母憂罷及載得罪後
出爲鄭州刺史遷河南尹以無政績代還時徵汾州刺
史劉暹暹剛腸嫉惡歷典數州皆爲廉使畏憚宰相盧
杞恐暹爲御史大夫虧沮己之所見遽稱薦頎爲御史
大夫以其柔佞易制也從幸奉天改左散騎常侍歷左
千牛上將軍徙大理卿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因入朝仆
地爲金吾仗衛掖起改太子少師致仕貞元十五年卒
年七十四

盧徵范陽人也家於鄭之中牟少游獵書記永泰中江

淮轉運使劉晏辟爲從事委以腹心之任累授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貶珍州司戸元琇亦晏之門人輿元中爲戸部侍郎判度支薦徵爲京兆司録度支員外琇得罪坐貶爲秀州長史遷信州刺史入爲右司郎中驟遷給事中戸部侍郎竇參深遇之方倚以自代貞元八年春同州刺史闕參請以尚書左丞趙憬補之特詔用徵以閒參腹心也數歲轉華州刺史徵冀復入用深結託中貴厚遇之故事同華以近地人貧每正至端午降誕所獻甚薄徵遂竭其財賦每有所獻輒加常數人不堪命疾病卧理者數年貞元十六年卒年六十四

楊憑字虛受（一字嗣仁）宏農人（少孤其母訓導有方）舉進士累佐使府徵爲監察御史不樂檢束遂求免累遷起居舍人左司員外郎禮部兵部郎中太常少卿河南江西觀察使入爲左散騎常侍刑部侍郎京兆尹憑工文辭少負氣節與母弟凝凌相友愛皆有時名（時號三楊）重交遊尙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爲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友仲舒以後進慕而入焉性尙簡傲不能接下以此人多怨之及歷二鎭尤事奢侈元和四年拜京兆尹爲御史中丞李夷簡劾奏憑前爲江西觀察使贓罪及他不法事勑付御史臺覆按刑部尙書李鄘大理卿趙昌同

鞫問臺中又捕得憑前江西判官監察御史楊瑗繫於臺復命大理少卿胡珦左司員外郎胡証侍御史韋顗同推鞫之詔曰楊憑頃在先朝委以藩鎮累更選用位列大官近者憲司奏劾暴揚前事計錢累萬曾不報聞蒙蔽之罪於何逃責又營建居室制度過差侈靡之風傷我儉德以其自尹京邑人頗懷之將議刑書是加懸惻宜從遐譴以誡百僚可守賀州臨賀縣尉同正仍馳驛發遣先是憑在江西夷簡自御史出官在巡屬憑頗疎縱不顧接之夷簡常切齒及憑歸朝修第於永寧里功作併興又廣蓄妓妾於永樂里之別宅時人大以爲

言夷簡乘衆議舉劾前事且言修營之僭將欲殺之及下獄置對數日未得其事夷簡持之益急籍憑家貲翰林學士李絳奏言憑所坐贓不當同逆人法乃止上聞且貶焉追舊從事以驗俶徙杭州長史以太子詹事卒自貞元巳來居方鎮者爲德宗所姑息故窮極僭奢無所畏忌及憲宗即位以法制臨下夷簡首舉憑罪故時議以爲宜然繩之太過物論又譏其深切矣凝字懋功由協律郎三遷侍御史爲司封員外郎坐釐正嫡媵封邑爲權倖所忌徙吏部稍遷右司郎中宣武董晉表爲判官亳州刺史闕晉以凝行州事增墾田決汙堰築隄防水患訖息時孟叔度橫縱撓軍治而凝亦荒酒晉卒亂作凝走還京師闔門三年拜兵部郎中以痼疾卒凌字恭履最善文終侍御史子敬之字茂孝元和初擢進士第平判入等遷右衛胄曹參軍累轉屯田戶部二郎中坐李宗閔黨貶連州刺史文宗向儒術以宰相

鄭覃兼國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未幾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載登科時號楊家三喜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兼祭酒卒敬之常爲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士林一時傳布李德裕尤咨賞敬之愛士類得其文章孜孜玩諷人以爲癖雅愛項斯爲詩所至稱之由是擢上第斯字子遷江東人敬之初客濮上見閭人濮陽愿聞其文大推挹偏語公卿間會愿死敬之爲歛葬

鄭元舉進士第累遷御史中丞貞元中爲河中節度使杜確行軍司馬確卒遂繼爲節度使入拜尚書左丞元和二年轉戸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三年春遷刑部尚書兼京兆尹九月復判度支依前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元性嚴毅有威斷吏踐劇任時稱其能元和四年以疾辭職守本官逾月卒

杜兼字處玄京兆人貞觀中宰相杜正倫五代孫舉進士初正倫無子故以兄子志靜爲後父廙爲鄭州錄事參軍事正安祿山亂逃去賊索之急宋州刺史李岑以兵迎之爲追騎所害兼尚幼逃入終南山伯父存介爲賊執臨刑兼號呼願爲奴以贖遂皆免建中初進士高第累辟諸府從事徐泗節度使張建封表置其府拜濠州刺史兼性浮險豪侈矜氣屬貞元中德宗厭兵革姑息戎鎮至軍郡刺史亦難於更代兼探上情遂練卒修武占召勁勇三千人以上聞乃恣兇威錄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兼密誣奏二人通謀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賞進士擢第楚兗公象先之孫皆名家有士林之

譽一朝以無罪受戮郡中股慄天下冤歎之又誣奏李
藩將殺之語在藩事中故兼所至人側目焉元和初入
爲刑部吏部郎中刑部郎中改蘇州刺史北行上書言李錡必反留爲吏部郎中拜給
事中除金商防禦使旋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尋正拜河
南尹皆杜佑在相位所借護也元和四年卒於官年七十家
聚書至萬卷署其尾以墜鬻爲不孝戒子孫云從弟羔
貞元初及進士第有至性父死河北母吏兵亂不知所
之羔憂號終日及兼爲澤潞判官鞫獄有媼辨對不凡
乃羔母因得奉養而不知父墓區處晝夜哀慟他日舍
佛嗣觀杜閒有文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羔奔往亦
有耆老識其壟因是得葬元和中爲萬年令時許季
同爲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繫二縣史將
罪之羔等辨列九若尹不爲縱羔乃謁宰相請移散宮
憲宗遣中使問狀具對府政苛細力不堪奉詔皆免官
奪尹三月俸議者以羔爲直未幾授戶部郎中後歷振

武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子中立字無爲以門蔭歷太子通事舍人開成初文宗欲以眞源臨眞二公主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修昏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邪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中立及校書郎衛洙得召見禁中拜著作郎月中遷光祿少卿駙馬都尉尚眞源長公主中立數求自試憤憤不樂因言朝廷法令備具吾若不任事何賴貴戚撓天下法邪帝聞異之轉太僕衛射二少卿歷左右金吾大將軍京師惡少優戲道中具騶唱呵衛自謂盧言京兆驅放自如中立部從吏捕繫立箴死遷司農卿繩吏急反爲中傷左遷慶王傅久之復拜司農卿入謝帝曰卿用法深信乎答曰轂下百司養名不肯事如司農尤叢劇陛下無遽信流言假臣數月事可濟帝許之初度支度六宮殘錢移司農司農季一出付吏大吏盡舉所給於人權其予錢以給之既不以時黃門來督責慢罵中立取錢納帑舍牽五日一出吏不得爲姦後遂以爲法加檢校右散騎常侍京兆尹闕宜宗將用之宰相以年少欲歷試其能更出爲義武節度使舊徭車三千乘歲輓鹽海瀕民苦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軍食足矣大中十

二年大水汎徐兗青鄆而滄地積卑中立自按行引御水入之毛河東注海州無水災卒年四十八贈工部尚書中立居官精明吏下寒慄畏伏中雖坐累免及復用亦不爲寬假其天資所長云

裴玢京兆人五代祖疏勒國王綽（新書名糾）武德中來朝授鷹揚大將軍封天山郡公因留闕下遂爲京兆人玢初爲金吾將軍論惟明傔德宗幸奉天以戰功封忠義郡王惟明鎭鄜坊累署玢爲都虞候後節度使王棲曜卒中軍將何朝宗謀作亂中夜縱火玢匿身不救火遲明而擒朝宗德宗發三司使按問竟斬朝宗及行軍司馬崔輅（新書名略）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爲節度使以玢爲坊州長史兼侍御史充行軍司馬明年公濟卒拜玢鄜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充節度觀察等使三年改授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玢歷二鎮頗以公清苦節爲政不交權倖不務貢獻蔬食敝衣居處纔避風雨而廩庫饒實三軍百姓安業近代將帥無比焉及綿疾辭位請歸長安入朝不事騶使妻乘竹輿二侍婢黃碧縑服元和七年卒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謚曰節

薛伾勝州刺史渙之子尚父汾陽王召置麾下著名於諸將間左僕射李揆使西蕃伾爲將從役時賊泚之難昆夷赴義伾馳騎鄉導至於武功擢授左威衛將軍使絕域者前後數四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工部尚

書兼將作監出爲鄜坊觀察使元和八年卒於官贈潞州大都督

史臣曰薛播温敏有文鮑防董戎無術李說太原之政可謂美矣蕭昕抱則哲之知杜亞懷非次之望王緯清潔而傷苛碎若初善理而性剛嚴于頔好任機權趨附勢利盧徵厚斂貨賄結託中人楊憑好奢鄭元有斷杜兼殺戮端士怙亂邀君裴玢發姦謀安民和衆而玢斂衣糲食不交權倖務質咸實郡邑以寧若夫君子無求備於人舍短從長彰善癉惡則裴玢之善抑之更揚杜兼之惡欲蓋而彰耳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七

杜黃裳 子載 勝　　高郢 子定

杜佑 子式方 從郁 式方子悰 悰從新書增 從郁子顗從新書增 牧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也登進士第宏辭科杜鴻漸深器重之爲郭子儀朔方從事子儀入朝令黃裳主留務於朔方邠將李懷光與監軍陰謀代子儀乃僞爲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立辯其僞以詰懷光懷光流汗伏罪諸將有難制者黃裳矯子儀命盡出之數月而亂不作後入爲臺省官爲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韋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爲太常

卿王叔文之竊權黃裳終不造其門嘗語其子壻韋執誼令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執誼遽曰丈人纔得一官可復開口議禁中事邪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買卽拂衣而出（皇太子總軍國事）尋拜平章事邠州節度使韓全義曾居討伐之任無功黃裳奏罷之劉闢作亂議者以劍南險固不宜生事唯黃裳堅請討除憲宗從之又奏請不以中官爲監軍祇委高崇文爲使黃裳自經營伐蜀以至成功指授崇文無不懸合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人謂崇文曰若不奮命以劉澭代之由是得崇文之死力旣平闢宰臣入賀帝目黃裳曰此

卿之功也後與憲宗語及方鎮除授黃裳奏曰德宗自艱難之後事多姑息貞元中每帥守物故必先命中使偵伺其軍動息其副貳大將中有物望者必厚賂近臣以求見用帝必隨其稱美而命之以是因循方鎮罕有特命帥守者陛下宜熟思貞元故事稍以法度整肅諸侯則天下何憂不治憲宗然其言

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云云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嗤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省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士傳餐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爲豈必刓神披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爲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

由是用兵

誅蜀夏之後不容藩臣蹇傲克復兩河威令復振蓋黃裳啟其衷也黃裳有經畫之才達於權變然檢身律物寡廉潔之譽以是居鼎職不久二年正月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河中尹河中晉絳等州節度使八月封邠國公三年九月卒於河中年七十一新書七十贈司徒謚曰宣獻黃裳性雅澹寬恕心雖從長口不忤物始爲卿士女嫁韋執誼深不爲執誼所稱及執誼譴逐黃裳終保全之洎死嶺表請歸其喪以辦葬事及是被疾醫人誤進其藥疾甚而不怒然爲宰相除授不分流品或官以賂遷時論惜之黃裳歿後賄賂事發八年四月御史臺奏

前永樂令吳憑爲僧鑒虛受託與故司空杜黃裳於故邠寧節度使高崇文處納賂四萬五千貫竝付黃裳男載按問引伏敕曰吳憑曾佐使府忝履宦途自宜畏法惜身豈得爲人通貨事關非道理合懲愆宜配流昭州其付杜載錢物宰輔之任寵寄實深致茲貨財不能拒絕已令按問悉合徵收貴全終始之恩俾宏寬大之典其所取錢物竝宜矜免杜載等竝釋放載爲太子僕長慶中遷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載弟勝登進士第大中朝位給事中勝字斌卿開成初擢進士第楊嗣復數爲材堪諫官不爲鄭覃所佑宣宗感章武舊事元和時大臣子若孫在者多振拔之帝嘗問勝勝具道黃裳首建憲宗監國議帝

嘉歎拜給事中遷戸部侍郎判度支欲倚爲宰相及蕭鄴能爲中人沮毀而更用將伸以勝檢校禮部尚書出爲天平節度使不得意卒

勝子庭堅亦進士擢第

高郢字公楚其先渤海蓚人徙衛州遂爲衛州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著語默賦諸儒稱之天寶末盜據京邑父伯祥先爲好時尉抵賊禁將加極刑郢時年十五被髮解衣請代其父賊嘉義之乃俱釋後舉進士第代宗爲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曰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烝烝之思要無以加臣謂悉力追孝誠爲有益妨時勅人不得無損舍人就寺何福之爲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春秋書之爲非禮漢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罷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立況寺非宗祏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爲不可亦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薦食生人百姓懍懍無日不惕遑將攘卻無尺寸功隴外壞地委諸豺狼太宗艱

難之業傳之陛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
有闕況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
乘於今未已大與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
之眾貴提扉履取足於人勞能宛轉十不一在父子兄
弟相覩無聊延頸敝敝以役王命縱未能出禁財贍鰥
寡猶當稍息勞敝以噢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
金草未取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權酤之
散欲以此時與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救麥失時黔
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
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
府庫既竭則又誅求若人不堪命盜賊相挺而與戎秋
乘間以為風塵得不為陛下深憂乎臣閫聖人受命於
天以人為主苟功濟於人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禰子孫
蒙慶傳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又
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是卯王者
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順德教以臨兆民庳
四海之內權心助祭延禰流祚永永無窮未闡崇樹梵
宮影琢金玉之為孝者夏禹畢宮室盡力滿恤人到於
今稱之梁武帝窮上木飾塔廟人無稱焉陛下若節用
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粱武遺風乎及

制作之初，支費尙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因思慮從人心，則罪德孝思格於天地。千福萬祿，先后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邪。書奏未報。復上言：王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稽於衆而順於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絕。臣聞神人無功者不爲有功之功，罪人無名者不爲可名之名，不爲有功之故功莫大，不爲可名之故名莫厚。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銷禍，不勞人以攘禍。陛下之營作，臣竊惑之。若以爲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爲也；若以爲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不在費財；若以攘禍，則方務賦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今興造趣急，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課萬工，不逞食息，榜答愁痛，盈於道路。以此營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今固違羣情，徇左右過計，停竊爲陛下惜之。不納。

應制舉，登茂才異行科，授華陰尉。嘗以魯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傳著魯議，見稱於時。由是授咸陽尉。郭子儀節制朔方

辟爲掌書記子儀嘗怒從事張曇奏殺之郢極言爭救忤子儀言表貶猗氏丞李懷光節制邠寧奏爲從事累轉副元帥判官檢校禮部郎中懷光背叛將歸河中郢言西迎大駕豈非忠乎懷光忿而不聽及歸鎮又欲悉衆而西西將渾瑊軍孤羣帥未集郢與李鄘誓死駐之屬懷光長子璀候郢郢乃諭以逆順曰人臣所宜效順且自天寶以來阻兵者今復誰在况國家自有天命非獨人力今若恃衆西向自絕於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者乎李璀震懼流淚氣索明年春郢與都知兵馬使呂鳴岳都虞候張延英同謀間道上表

及受密詔事洩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卒白刃盈庭引郢詰之郢挺然抗辭無所慙隱憤氣感發觀者淚下懷光慙沮而止德宗還京命諫議大夫孔巢父中人啖守盈赴河中宣慰懷光授以太保而懷光激怒其親兵詬詈殺守盈及巢父巢父之被刃也委於地郢就而撫之及懷光被誅李晟表其忠馬燧辟郢爲掌書記未幾徵拜主客員外遷刑部郎中改中書舍人凡九歲拜禮部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游馳逐聲名每歲冬州府薦送後唯追奉讌集罕肄其業郢性剛正尤嫉其風既領職拒絕請託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志在經藝專考程

試凡掌貢部三歲進幽獨抑浮華朋濫之風翕然一變拜太常卿貞元十九年冬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卽位轉刑部尚書為韋執誼等所憚尋罷知政事以本官判吏部尚書事明年出鎮華州初略元光自華引軍戍良原元光卒軍入神策而州仍歲餉其糧民困輸入累刺史憚不敢自郢奏罷之元和元年冬復拜太常卿尋除御史大夫數月轉兵部尚書逾月再表乞骸不許又上言曰臣聞勞生佚老天理自然蟠動翾飛日入皆息自非貢禹之守經據古趙喜之正身匪懈韓暨之志節高潔山濤之道德模表縱過常期詎為貪冒其有當仁不讓急病忘身豈

止君命猶宜身舉臣鄖不才久辱高位無任由衷瀝懇之至乃授尚書右僕射致仕十六年七月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貞鄖性恭慎廉潔罕與人交游守官奉法謹恪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之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獨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生平不治產有勸營之者答曰祿廩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取乎與鄭珣瑜並命拜相未幾德宗升遐時同在相位杜佑以宿舊居上而韋執誼由朋黨專柄順宗風恙方甚樞機不宣而王叔文以翰林學士兼戶部侍郎充度支副使是時政事王叔文謀議王伾通導李忠言宣下韋執誼奉行珣瑜自受命憂

形顏色至是以勢不可奪因稱疾不起郢則因循竟無所發以至於罷物論定此爲優劣焉子定嗣

（新書贊曰王叔文雖內連姻尹外倚奸回以擁天權然長時太子已長朝無嫌罅若珣瑜郢與杜佑等毅然引東宮監國執退叔文輩其力不難顧循默苟安所謂焉用彼相者矣珣瑜一怒臥第與郢佑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輕重云）

定幼聰警絕倫年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爲非道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是順人乎父不能對仕至京兆參軍小字董二人以幼慧多以字稱之尤精王氏易嘗爲易圖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

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易外傳二十二卷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曾祖行敏荊益二州都督府
長史南陽郡公祖愨右司員外郎詳正學士父希望歷
鴻臚卿恒州刺史西河太守贈右僕射重然諾所交游
皆一時俊傑爲
安陵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政坐小累去官開元中交
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望爲和親判官信安郡王禕表
署鄯州別駕關內道度支判官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
對邊事元宗才之爲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
甫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留後馳傳度
隴破烏莽衆斬千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鴻臚卿
於是遊鎮西軍希望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遣書求和
希望報曰受印非臣下所得專虜悉衆爭壇泉希望大
小戰數十俘其大酋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還援二子
官時單屢與府庫虛竭希望居數歲芻粟金帛豐餘倍
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望結其歡答曰以貨潘身吾不
忍仙童還奏希望不職下遷恒州刺史徙西河而仙童

受諸將金事泄抵死畀金者皆得罪希望愛重文學門下所引如崔顥等皆名重當時佑以蔭入
仕補濟南郡參軍剡縣丞時潤州刺史韋元甫常受恩
於希望佑謁見元甫未之知以故人子待之他日元甫
視事有疑獄不能決佑時在旁元甫試訊於佑佑口對
響應皆得其要元甫奇之乃奏爲司法參軍元甫爲浙
西觀察淮南節度皆辟爲從事深所委信累官至檢校
主客員外郎入爲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轉撫州刺
史改御史中丞充容管經畧使楊炎入相徵入朝歷工
部金部二郎中並充水陸轉運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糴
等使時方軍興餽運之務悉委於佑遷戶部侍郎判度

支
建中初河朔兵挐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爲救弊莫
如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漢光武建武中廢縣
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
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
內官六百員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
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
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
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
戸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
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部郞中都水使者則二伯
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郞中尚乘奉御閑廐
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
令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
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
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
不同爾詎有事實故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
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旣無闕員則置員外
官二千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戸
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爲憂今黎苗凋瘵
天下戸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

貢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
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一省官
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
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況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
述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
割據皆羅取俊乂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叛繫刑
暴賦唯單是卹遇士人如奴固無范睢業秦賈季發秋
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
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
舉者當坐不為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罷任
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開授受已多
國家以為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
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
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邪疏入不省為盧杞所
惡出為蘇州刺史佑母在杞以蘇州憂闕授之佑不行
俄換饒州刺史未幾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時德
宗在興元朝廷故事執政往往遺脫舊嶺南節度常兼

五管經略使佑獨不兼故五管不屬嶺南自佑始也佑爲開大衢疏析廛閈以息火災朱崖黎氏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貞元三年徵爲尚書左新書右丞又出爲陝州觀察使遷檢校禮部尚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丁母憂特詔起復累轉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十六年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爲三軍所立詔佑以淮南節度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徐泗節度使委以討伐佑乃大具舟艦遣將孟準先當之準渡淮而敗佑杖之固境不敢進及詔以徐州授愔而加佑兼濠泗等州觀察使在揚州開設營壘三十餘所士馬修葺然於賓僚間依阿無制判官南

宮傳李亞鄭元均爭權頗紊軍政德宗卽之並貶於嶺外十九年入朝拜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充太淸宮使德宗崩佑攝冢宰尋進位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依前平章事旋又加宏文館大學士時王叔文爲副使佑雖總統而權歸叔文後叔文以母喪還第佑有所按決郎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邪乃出諫爲河中少尹叔文欲據東宮冀佑爲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叔文敗又奏李巽爲副使頗有所立順宗崩佑復攝冢宰尋讓金穀之務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署吏員繁而難理佑始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朝廷允其

議元和元年冊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國公時河西党項潛導吐蕃入寇邊將邀功亟請擊之佑上疏論之曰臣伏見党項與西戎潛通屢有降人指陳事迹而公卿廷議以爲誠當謹兵戎備侵軼益發甲卒邀其寇纂此蓋未達事機匹夫之常論也夫蠻夷猾夏唐虞已然周宣中興獫狁爲害但命南仲往城朔方追之太原及境而止誠不欲弊中國而怒遠夷也秦平六國恃其兵力北築長城以拒匈奴西逐諸羌出於塞外勞力擾人結怨階亂中國未靜白徒競起海内雲擾實坐謫戍漢武因文景之富命將興師遂至戸口減半竟下哀痛之詔

罷田輪臺前史書之尚嘉其先迷而後復蓋聖王之理
天下也唯務綏靜蒸人西至流沙東漸於海在南與北
亦存聲教不以遠物爲珍匪求遐方之貢豈疲內而事
外終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納忠之臣並有匡君之議淮
南王請息師於閩越賈捐之願棄地於珠崖安危利害
高懸前史昔馮奉世矯漢帝之詔擊莎車傳其王首於
京師威震西域宣帝大悅議加爵土之賞蕭望之獨以
爲矯制違命雖有功效不可爲法恐後之奉使者爭逐
發兵爲國家生事述理明白其言遂行國家自天后已
來突厥默啜兵強氣勇屢寇邊城爲害頗甚開元初邊

將郝靈佺親捕斬之傳首闕下自以為功代莫與二坐
望榮寵宋璟為相慮武臣邀功為國生事止授以郎將
由是訖開元之盛無人復議開邊中國遂寧外夷亦靜
此皆成敗可徵鑒戒非遠且党項小蕃雜處中國本懷
我德當示撫綏聞者邊將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馬
或取其子女便賄方物徵發役徒勞苦既多叛亡遂起
或與北狄通使或與西戎寇邊有為使然固當懲革傳
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子曰國家無使勇猛
者為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遠略也今戎醜方強
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誡之完葺使保誠信絕其求

取用示懷柔來則徵禦去則謹備自然彼當懷柔革其
姦謀何必遠圖興師坐致勞費陛下上聖君人覆育羣
類動必師古謀無不臧伏望堅保永圖置兵袵席天下
幸甚臣識昧經綸學慙博究竊鼎鉉之寵任為朝廷之
老臣恩深莫倫志懇思報臧否備闕芻蕘上陳有瀆旒
扆伏深惶悚上深嘉納歲餘請致仕詔不許但令三五
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每入奏事憲宗優禮之不名常
呼司徒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佑每與公卿
讌集其間廣陳妓樂諸子咸居朝列當時貴盛莫之與
比元和七年被疾六月復乞骸骨表四上情理切至憲

宗不獲已許之詔曰宣力濟時爲民之懿躅辭榮告老行已之高風況乎任重公台義深翼贊秉沖讓之志堅金石之誠敎諭既勤所執彌固則當遂其衷懇進以崇名尚茲優賢斯王化之本也金紫光祿大夫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充宏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上柱國岐國公食邑三千戸杜佑巖廊上才邦國茂器蘊經通之識履温厚之姿寛裕本乎性情謀猷彰乎事業博聞強學知歷代沿革之宜爲政惠人審羣黎利病之要由是再司邦用累歷藩方出總戎麾入和鼎實聿膺重寄歷事先朝左右朕躬夙夜不懈命以詔冊登之上公

肅恭在廷華髮承弁茲可謂國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朕纘承丕業思宏景化選勞求舊期致時邕方伸引翼之儀遽抗懸車之請而又固辭年疾乞就休閑已而復求星琯屢變有不可抑良用耿然永惟古先哲王君臣之際臣有耆艾以求其退君有優賜以徇其情乃擬鄧禹敷教之功仍增王祥輔導之秩俾養浩然之氣安於敬止之鄉庶乎怡神保和永綏福履仍加階級以厚寵章可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宜朝朔望是日上遣中使就佑第賜絹五百疋錢五百千其年十一月薨壽七十八廢朝三日冊贈太傅謚曰安簡佑性敦厚強力尤精

吏職雖外示寛和而持身有術爲政宏易不尚皦察掌計治民物便而濟馭戎應變即非所長性嗜學該涉古今以富國安人之術爲己任初開元末劉秩採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爲時賢稱賞房琯以爲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爲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詣闕獻之曰臣聞太上立德不可庶幾其次立功遂行當代其次立言見志後學由是往哲遞相祖述將施有政用乂邦家臣本以門資幼登官序仕非遊藝才不逮人徒懷自

強頗玩墳籍雖屢歷叨幸或職劇務殷竊惜光陰未嘗輕廢夫孝經尚書毛詩周易三傳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倫五教之宏綱如日月之下臨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終古攸遵然多記言罕存法制愚管窺測莫達高深輒肆荒虛誠爲臆度每念懵學莫探政經略觀歷代衆賢著論多陳秦失之弊或闕匡拯之方臣旣庸淺寧詳損益未原其始莫暢其終尚賴周氏典禮秦皇湮滅不盡縱有繁雜且用準繩至於往昔是非可爲今來龜鏡布在方冊亦麤研尋自頃纘修年踰三紀識寡思拙心昧辭蕪圖籍寔多事目非少將事功畢罔愧乖疏固不

足發揮大猷但竭愚盡慮而已書凡九門計二百卷不
敢不具上獻庶明鄙志所之塵瀆聖聰兢惶無措優詔
嘉之命藏書府其書大傳於時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
指諸掌大爲士君子所稱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
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
怠與賓佐談論人憚其辨而伏其博設有疑悞亦能質
正始終言行無所玷缺唯在淮南時妻梁氏亡後升嬖
妾李氏爲正室封密國夫人親族子弟言之不從時論
非之三子師損嗣位終司農少卿
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府參軍轉常州晉陵尉浙西觀

察使王緯辟爲從事入爲太子通事舍人改太常寺主簿明練鐘律有所考定深爲高郢所賞時父作鎮揚州家財鉅萬甲第在安仁里杜城有別墅亭館林池爲城南之最昆仲皆在朝廷與時賢遊從樂而有節旣而佑入中書出爲昭應令丁父憂服闋遷司農少卿賜金紫加正議大夫太僕卿時少子悰選尚公主式方以右戚移病不視事久之穆宗即位轉兼御史中丞充桂管觀察都防禦使長慶二年三月卒於位贈禮部尚書式方性孝友弟兄尤睦季弟從郁少多疾病式方每躬自煎調藥膳水飲非經式方之手不入於口及從郁夭喪終

年號泣殆不勝情士友多之子惲憓悰恂愔恒嗣富平尉憓興平尉悰字永裕以蔭三遷太子司議郎元和九年選尚公主召見於麟德殿尋尚岐陽公主加銀青光祿大夫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岐陽憲宗長女郭妃之所生自頃選尚多於貴戚或武臣節將之家於時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女壻時德輿作相郁避嫌辭內職上頗重學士不獲已許之且歎德輿有佳壻遂令宰臣於卿士家選尚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初於文學後進中選擇皆辭疾不應唯悰願焉大和初由澧州刺史累遷至司農卿大和六年文宗

紀年五轉京兆尹七年檢校刑部尚書出爲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丁內艱八年起復授忠武軍節度使陳許蔡觀察等使就加兵部尚書開成初入爲工部尚書判度支廲岐陽公主薨久而未謝文宗怪之問左右戶部侍郎李珏對曰近日駙馬爲公主服斬衰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願爲國戚者半爲此也杜悰未謝拘此服紀也上愕然曰予初不知乃詔曰制服輕重必由典禮如聞往者駙馬爲公主服三年緣情之義殊非故實違經之制今乃聞知宜令行杖周永爲通制三年改戶部尚書兼判戶部度支事會昌初爲淮南節度使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禁中

監軍請悰同選又欲閱良家有姿相者悰曰吾不奉詔而輒與罪也監軍怒表於帝帝以悰有大臣體乃詔罷所進使有意倚悰為相矣會昌中拜中書侍郎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劉瑑平尋加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罷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徙西川大中初出鎮西川降先沒吐蕃維州州間古西戎地也其地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地接石紐山夏禹生於石紐山是也其州在岷山之孤峯三面臨江天寶後河隴繼陷惟此州在焉吐蕃利其險要二十年間設計得之遂據其城因號曰無憂城吐蕃由是不虞邛蜀之兵先是李德裕鎮西川維州吐蕃首領悉怛謀以

城來降德裕奏之執政者與德裕不協遽勒還其城至是復收之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歸也復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漉漕渠餘米自給呼爲聖米取陂澤茭蒲實皆盡悰更表以爲祥獄囚積數百千人而荒湎宴適不能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踰歲起爲留守俄復入相召爲右僕射判度支進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始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處大明宮內院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詔立夔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等入殿中以爲歸長等矯詔乃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悰他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伸不敢進乃授悰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論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悰遽封授使者復命謂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兼權以愛憎殺大臣公屬禍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釋大臣遂安加司空繼加司徒以檢校司徒爲鳳翔荊南節度使歷鎮重藩至是加太傅邠國公會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於悰悰囚之劾不能伏節有詔斬之悰不意其死駭

愕得疾卒年八十贈太師
葬日詔宰相百官臨奠
悰無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
悰於大議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用雖出
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
風喪焉故時號禿角犀子裔休懿宗時歷翰林學士給
事中坐事貶端州司馬孺休字休之累擢給事中大順
初錢鏐遣弟銶率兵擊徐約於蘇州破之以海昌都將
沈粲行刺史事而昭宗更命孺休爲之以粲爲制置指
揮使鏐不悅密遣粲害焉始孺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
與而金粲曰殺爾金焉往與兄述休同死悰弟慆咸通
中爲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讜自廣陵來見
慆勸出家屬獨以身守慆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
不如與將士死生共之衆聞皆泣下慆之聞難完濬城
隍閎器械無不具賊將李圓易慆馳勇士百人欲入封
府庫慆爲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慆之謀也明日伏甲
士三百宴毬場賊皆殲焉圓怒傳城戰慆殺數百人圓
退壁城西勛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擊鼓
乘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
息讜乃請救於戍將郭厚本賊解去浙西節度使杜審
權遣將以兵千人來援反爲圓軍所包一軍盡沒慆使

人間道走京師詔戴可師以沙陀吐渾兵二萬招討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牙將李湘屯淮口與郭厚本合爲圓所敗湘等並沒於是援絕賊乃以鐵鏁絕淮流梯衝乘城糧盡爲薄饘以給懿宗遣使加慆檢校右散騎常侍慜以堅守勛遣圓入城見慆約降慆怒殺之勛復遣之書慆答書言安祿山朱泚等終底覆滅者以陰擶其黨勛絫攻不得志會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圍凡十月慆拊循士皆殊死奮而辛讜月闇出入糾輯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慆遷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卒

從郁以蔭貞元末再遷太子司議郎元和初轉左補闕諫官崔羣韋貫之獨孤郁等以從郁宰相子不合爲諫官乃降授左拾遺羣等復執曰拾遺之與補闕雖資品有殊皆名諫列父爲宰相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乃改爲祕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顗俱登

進士第顗後病目而卒顗字勝之幼病目毋禁其爲學舉進士禮部侍郎賈餗語人曰得杜顗足敵數百人授秘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爲浙西府賓佐德裕貴盛賓客無敢忤惟顗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顗吾無今日大和末召爲咸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注必敗行未及都聞難作疏辭疾歸顗亦善屬文與牧相上下竟以喪明卒

牧字牧之旣以進士擢第又制舉登乙第解褐宏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沈傳師廉察江西宣州辟牧爲從事試大理評事又爲淮南節度推官監察御史裏行轉掌書記俄眞拜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以弟顗病目棄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鎭所以繫天下輕

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寔有罪故作罪言其辭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産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爲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皐函潼間

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
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
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
因以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澒回轉顛倒橫邪未
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
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敗
不樂自畢亢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
西地洗削吏革閉不順適雖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
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怗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
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
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
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
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
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轂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
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
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
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
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
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
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

乎井間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
爲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
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
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
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
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
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閘馹相望朝駕蒔戰
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人成皐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
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
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澮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
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
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
東之輕重在魏非魏並大形勢使然也故日取魏爲中
策最下策爲退戰者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
毆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毆自戰者便於戰
故我常失於戰而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
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酬人
骨隨無以爲非者至有闖急食盡咲屍以戰以此爲俗
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
鄙土美敗趙復振壯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

日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並兼史職出牧黄池睦三郡復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又以弟病免歸授湖州刺史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歲中遷中書舍人牧好讀書工詩爲文嘗自負經緯才畧少與李甘李中敏宋邢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武宗朝誅昆夷鮮卑牧上宰相書論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閒盛夏無備宜五六月中擊胡爲便李德裕稱之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漢南牧說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爲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德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遺書於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彊百里用萬人爲壘窒其

門深壁勿與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爲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肖蕭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節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機襲取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俄而澤潞平畧如牧策注曹公所定孫武十三篇行於代牧從兄悰隆盛於時牧居下位心常不樂將及知命得病自爲墓志祭文悉取所爲文章焚之又嘗夢人告曰爾改名畢踰月奴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夢書行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寢而歎曰此過隙也吾生於角徵還於角爲第八宮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遷舍人木還角足矣其年以疾終於安仁里年五十有集二十卷曰杜氏樊

川集行於代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甫云子德祥官至丞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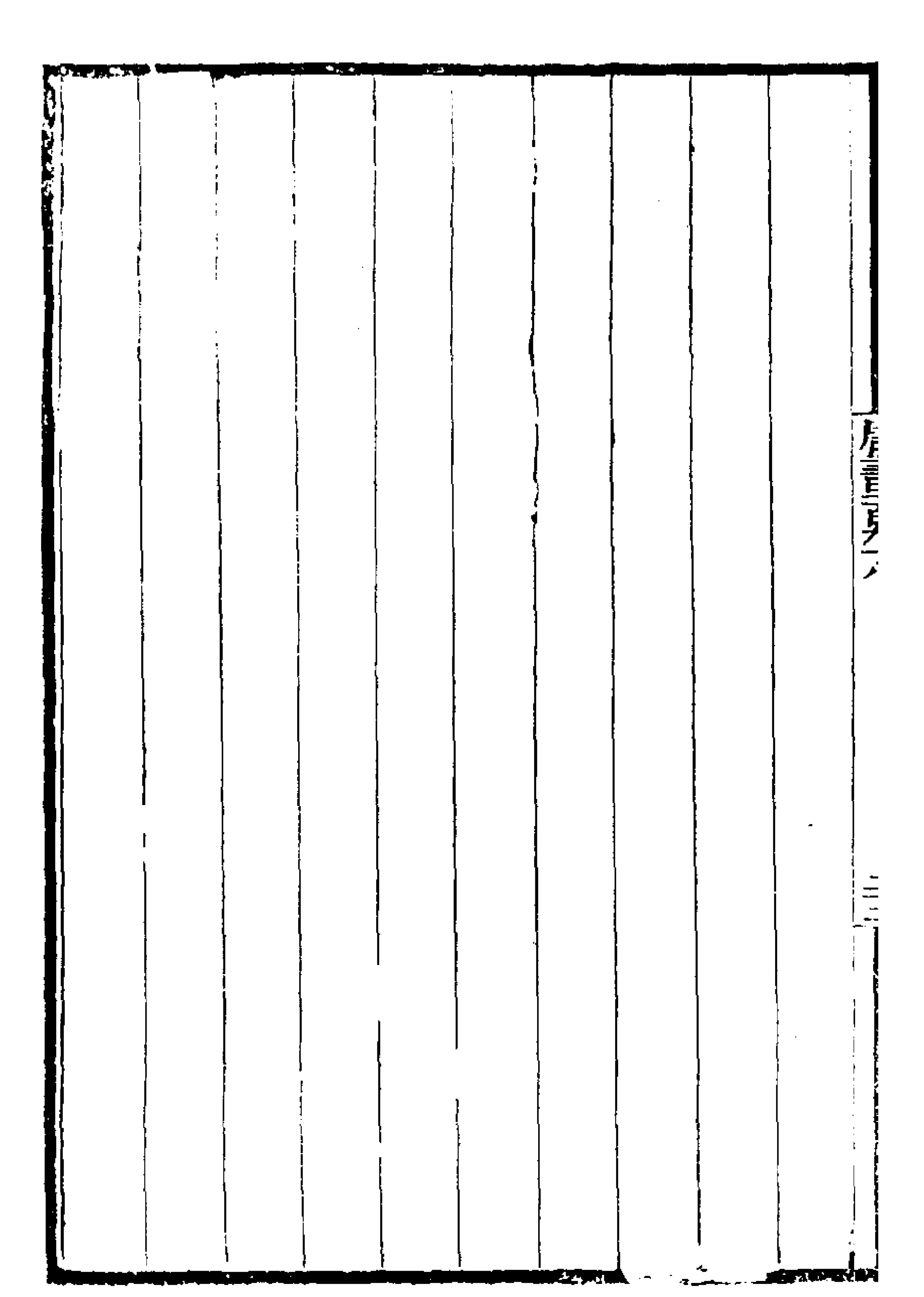
史臣曰黃裳以道致君持誠奉主辨懷光之詐能全義之征討賊闢之兇舉無遺算葬毅誼之柩豈曰不仁郢天縱之性總丱之年代父命於臨刑孝也懷光之亂王人被傷撫巢父於賊庭義也抑浮濫之流考藝文之士謐撥兩滯大變時風正也保止足之名辭榮辱之路高避世利還躅昔賢智也忠孝全矣仁智備矣此二子者皆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佑承蔭入仕讞獄受知博古該今輸忠效用位居極品榮逮子孫操修之報不亦宜哉及其賓僚紊法嬖妾受封事重因循難乎語於正矣牧

之交章悰之長厚能否既異才位不倫命矣夫

贊曰眞公壯節臨難奮發言行無玷斯爲明哲撥亂立

俗將泰位隆國之名臣邠公岐公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八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九　　　　列傳九十九

裴垍　　李吉甫 父栖筠從新書增 子德修

李藩　　權德輿 父皐 子璩從新書增

裴垍字弘中河東聞喜人垂拱中宰相居道七代孫垍弱冠舉進士貞元中制舉賢良極諫對策第一授美原縣尉秩滿藩府交辟皆不就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尚書禮部考功二員外郎時吏部侍郎鄭珣瑜請垍考詞判垍守正不受請託考覈皆務才實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轉考功郎中知制誥尋遷中書舍人李吉甫自翰林承旨拜平章事詔將下之夕感出涕謂垍曰

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便入禁署今纔滿歲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擢賢俊今則懵然莫知能否卿多精鑒今之才傑爲我言之垍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有得人之稱三年詔舉賢良時有皇甫湜對策其言激切牛僧孺李宗閔亦苦詆時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升三子之策皆上第垍居中覆視無所同異及爲貴倖泣訴請罪於上憲宗不得已出於陵貫之官罷垍翰林學士除戶部侍郎然憲宗知垍好直信任彌厚其年秋李吉甫出鎮淮南遂以垍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明年加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垍奏集賢御書院請準六典登朝官五品已上爲學士六品已下爲直學士自非登朝官不問品秩並爲校理其餘名目一切勒停史館請登朝官入館者並爲修撰非登朝官並爲直史館仍永爲常式皆從之元和五年中風病憲宗甚嗟惜中使旁午致問至於藥膳進退皆令疏陳疾益痼罷爲兵部尚書仍進階銀青明年改太子賓客垍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後用衛之曾垍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垍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垍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卒廢朝賻禮有加贈太子少傅初不加贈給事中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初垍在翰林承旨屬憲宗初平吳

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一以關垍垍小心敬慎甚稱中
旨及作相之後懇請旌別淑慝杜絕蹊徑齊整法度考
課吏理皆掌垂意聽納吐突承璀自春宮侍憲宗恩顧
莫二承璀承間欲有所關說憲宗憚垍誠勿復言在禁
中嘗以官呼垍而不名楊於陵爲嶺南節度使與監軍
許遂振不和遂振誣奏於陵憲宗令追與冗官垍曰以
遂振故罪一藩臣不可請授吏部侍郎嚴綬在太原其
政事一出監軍李輔光綬但拱手而已垍具奏其事請
以李鄘代之王士眞死其子承宗以河北故事請代父
爲帥憲宗意速於太平且頻盪寇孽謂其地可取吐突

承璀恃恩謀撓垍權遂伺君意請自征討盧從史陰苞逆節內與承宗相結約而外請興師以圖厚利垍極陳其不可且言武俊有大功於朝前授李師道而後奪承宗是賞罰不一無以沮勸天下逗留半歲憲宗不決承璀之策竟行及師臨賊境從史果攜貳承璀數督戰從史益驕倨反覆官軍病之時王師久暴露無功上意亦怠後從史遣其衙門將王翊元入奏垍延與語微動其心且喻以為臣之節翊元因吐誠言從史惡稔可圖之狀垍遣再往比復還遂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垍因從容啟言從史暴戾有無君之心今聞其視承璀如嬰

孩往來神策壁壘間益自恃不嚴是天亡之時也若不因其機而致之後雖興師未可以歲月破也憲宗初愕然熟思其計方許之洎因請密其謀憲宗曰此唯李絳梁守謙知之時絳承旨翰林守謙掌密命後承璀竟擒從史平上黨其年秋班師洎以承璀首唱用兵令還無功陛下縱念舊勞不能加顯戮亦請貶黜以謝天下遂罷承璀兵柄先是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齊人所出固已倍其初征而其留州送使所在長吏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封殖而重賦於人及洎

爲相奏請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觀察使仍以其所莅之郡租賦自給若不足然後許徵於支郡其諸州送使額悉變爲上供故江淮稍息肩垍雖年少驟居相位而器局峻整有法度雖大僚前輩其造請不敢干以私諫官言時政得失舊事操權者多不悅其舉職垍在中書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及參謝之際垍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獻納今之遷轉可謂酬勞無媿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恧而退垍在翰林舉李絳崔羣同掌密命及在相位用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擢

李夷簡爲御史中丞其後繼踵入相咸著名跡其餘量材賦職皆協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議者謂垍作相才與時會知無不爲於時朝無倖人百度寖理而再周遘疾以至休謝公論惜之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垍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武絳言垍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武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垍明倚任方篤尚不免疑嫌以信處位之難云

李吉甫字宏憲趙郡人父栖筠代宗朝爲御史大夫名重於時國史有傳栖筠字貞一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體貌軒特喜書多所通曉爲文章勁迅有體要不妄交游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汲共城山下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遷安西封常清節度府判官常清被召表攝監察御史爲行軍司馬肅宗駐靈武發

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難擢殿中侍御史李峴為
大夫以三司按羣臣陷賊者表栖筠為詳理判官推原
其人所以脅汙者輕重以情惡心助峴故峴愛怨之譽
一旦出呂諲崔器上三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
後選簿亡外多僞冒栖筠判析有條吏氣奪號神明遷
山南防禦觀察使會峴去相栖筠坐所善除太子中允
衆不直改河南令李光弼守河陽高其才引為行軍司
馬兼糧料使收絳州刺史擢累給事中是時楊綰以進
士不鄉衆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
科詔羣臣議栖筠與賈至李廙以綰所言為是進工部
侍郎闕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磑利
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撤毀歲得租二百萬民
賴其入魁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為常州刺史歲仍
早編人死徙運路栖筠為浚渠廝江流灌田遂大稔宿
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
黨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
為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祿
大夫封贊皇縣子賜一子官人為刻石頌德蘇州豪士
方清因歲凶誘流殍為盜積數萬依黟歙間阻山自防
東南厭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會平盧行軍司馬許

杲特功擅留上元有窺江吳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郎
拜栖筠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圖之栖筠至張設武備遣
辨士厚齎金幣抵杲軍賞勞使士散愛奪其謀杲懼悉
衆度江掠楚泗而潰以功進兼御史大夫則又增學廬
表宿儒河南褚沖吳何員等超拜學官爲之師身執經
問義遠邇趨慕至徙數百人又奏部豪姓多徒貫京兆
河南規脫徭科請畢產出賦以杜姦謀詔可元截嘗國
久益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欲收綱權
以燭載會御史大夫敬括卒郎召栖筠與河南升張延
賞擢可爲大夫者延賞至遂代括會李少良陸延上
書劾載陰事詔御史問狀延賞稱疾不敢鞫少良延覆
得罪死帝殊失望出延賞爲淮南節度使引拜栖筠爲
大夫始栖筠見帝數奏明辨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
自中以援朝廷莫知也中外竦貽栖筠素方挺無所屈
於是華原尉侯莫陳怨以優補長安尉嘗參袁栖筠物
色其勞怨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爲徐浩杜濟薛邑所引
非頻優也始浩罷嶺南節度使以壞貨數十萬餉栽而
濟方爲京兆邑吏部侍郎三人皆載所厚栖筠并劾之
帝未決會月蝕帝問其故栖筠曰月蝕脩刑今罔上行
私者求得天若以微陛下邪由是怨等皆坐貶故事賜

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顏維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爲法帝比比欲召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密訪焉多所補助栖筠見帝猗違不斷亦內憂憤卒年五十八自爲墓誌贈吏部尚書謚曰文獻栖筠喜獎善而樂人攻已短爲天下士歸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云○案舊書栖筠傳闕据新書附載於此吉甫少好學善屬文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年二十七爲太常博士該洽多聞尤精國朝故實沿革折衷時多稱之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宮虛卹禮廢缺吉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遷屯田員外郎博士如故改駕部員外宰臣李泌竇參推重其才接遇頗厚及陸贄爲相出爲明州員外長史久之遇赦起爲忠州刺史時贄已謫在忠州議者謂吉甫必逞憾於贄重構其罪及吉甫到部與贄甚歡未嘗以宿嫌介意六年不徙官以疾

罷免尋授郴州刺史遷饒州先是州城以頻喪四牧廢而不居物怪變異郡人信驗吉甫至發城門管鑰剪荆榛而居之後人乃安憲宗嗣位徵拜考功郎中知制誥旣至闕下旋召入翰林爲學士轉中書舍人賜紫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領鹽鐵又求宣歙問吉甫對曰昔韋皐蓄財多故劉闢因以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巽爲鹽鐵使憲宗初卽位中書小吏滑渙與知樞密中使劉光琦暱善頗竊朝權吉甫請去之中書吏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凡宰相議爲光琦持異者使渙請常得如素宦人傳詔或不至中書召渙於延英承旨迎附羣意卽爲文書宰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弟泳官至刺史鄭餘慶嘗國常一責怒數日卽罷去吉甫請間劾其姦狀帝使簿渙家得貲數千萬貶死雷州劉闢反帝命

誅討之計未決吉甫密贊其謀兼請廣徵江淮之師由三峽路入以分蜀寇之力事皆允從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趣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為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蜀由江道者四且宣洪斬鄧強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鬭志矣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為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師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由是甚見親信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濱塞亭鄣南北數千里求盟吉甫謀曰邊境荒岨犬牙相吞邊吏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吐蕃縣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著劍門險要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贊普不納張愔既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泗負淮餉道所

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失形勢今悟乃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渦陑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乃止又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句以絶苛斂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寶書易璽詔由是帝愈倚信

二年春杜黃裳出鎮擢吉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吉甫性聰敏詳練物務自員外郎出官留滯江淮十五餘年備詳閭里疾苦及是爲相患方鎮貪恣乃上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

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員人得敘進官無留才

敘進羣材甚有美稱

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爲錡游說者吉甫曰錡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羣盜非有鬭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以言昔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衆爲先鋒可以絶徐後患韓宏在汴州多悍其威誠詔宏子弟率兵爲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

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三年秋裴均爲僕射判度支交結權倖欲求宰相先是制策試直言極諫科會皇甫湜等對策其中有譏刺時政忤犯權倖者因此均黨揚言皆執政教指冀以搖動吉甫賴諫官李約獨孤郁李正辭蕭俛密疏陳奏帝意乃解吉甫早歲知獎羊士諤擢爲監察御史又司封員外郎呂溫有詞藝吉甫亦眷接之竇羣亦與羊呂善羣初拜御史中丞奏請士諤爲侍御史溫爲郎中知雜事吉甫怒其不先關白而所請又有超資者持之數日不行因而有隟羣遂伺得日者陳克明出入吉甫家密捕以聞憲宗詰之無姦

狀吉甫以裴垍久在翰林憲宗親信必當大用遂密薦垍代己因自圖出鎮其年九月拜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上御通化門樓餞之在揚州每有朝廷得失軍國利害皆密疏論列又於高郵縣築隄爲塘漑田數千頃人受其惠居三歲奏罷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漑田且萬頃漕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閼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爲請吉甫自以時救恤帝驚馳遣使分道賑貸五年冬裴垍病免明年正月授吉甫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入對延英凡五刻能及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再入相請減省職員幷諸色出身胥吏等及量定中外

官俸料時以爲當吉甫疾吏員廣由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爲商販度爲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眾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制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所之歲時人仕有可停停之則利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權臣月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大小皆千緡宰相常衮始爲裁限李泌量閒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奉存額去閒劇之閒厚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

京城諸僧有以莊磑免稅者吉甫奏曰錢米所徵素有

定額寬緇徒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民必不可許憲宗乃止又請歸普潤軍於涇原七年京兆尹元義方奏永昌公主準禮令起祠堂請其制度初貞元中義陽義章二公主咸於墓所造祠堂一百二十間費錢數萬及永昌之制上令義方減舊制之半吉甫奏曰伏以永昌公主稚年夭枉舉代同悲況於聖情固所鍾念然陛下猶減制造之半示折衷之規昭儉訓人實越今古臣以祠堂之設禮典無文德宗皇帝恩出一時事因習俗當時人間不無竊議昔漢章帝時欲爲光武原陵明帝顯節陵各起邑屋東平王蒼上疏言其不可東平王即光

武之愛子明帝之愛弟賢王之心豈惜費於父兄哉誠以非禮之事人君所當慎也今者依義陽公主起祠堂臣恐不如量置墓戶以充守奉翼曰上謂吉甫曰卿昨所奏罷祠堂事深愜朕心朕初疑其冗費緣未知故實是以量減覽卿所陳方知無據然朕不欲破二十戶百姓當揀官戶委之吉甫拜賀上曰卿此豈是難事有關朕身不便於時者苟聞之則改此豈足多邪卿但勤匡正無謂朕不能行也

十宅諸王既不出閤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由中人厚爲財謝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主必慎擇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令有司取門閥者配焉

七年七月上御延英顧謂吉甫曰朕近日畋遊悉廢唯

喜讀書恥於代宗實錄中見其時綱紀未振朝廷多事
亦有所鑒誡向後見卿先人事迹深可嘉歎吉甫降階
跪奏曰臣先父伏事代宗盡心盡節迫於流運不待聖
時臣之血誠常所追恨陛下耽悅文史聽覽日新見臣
先父忠於前朝著在實錄今日特賜褒揚先父雖在九
泉如覩白日因俯伏流涕上慰諭之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爲義成
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
料矣劉濟舊軍屯普潤數暴掠近縣吉甫奏還涇原戢民賴之八年十月上御延英殿
問時政記記何事時吉甫監修國史先對曰是宰相記
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

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璹監修國
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
授於史官今時政記是也上曰間或不修何也曰面奉
德音未及施行總謂機密故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有
謀議出於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已行者制
令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不待書以授也且
臣觀時政記者姚璹修之於長壽及璹罷而事寢賈耽
齊抗修之於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時政化者
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是月迴紇部落南過磧取
西城柳谷路討吐蕃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

恐以爲迴紇聲言討吐蕃意是入寇吉甫奏曰迴紇入寇且當漸絕和事不應便來犯邊但須設備不足爲慮因請自夏州至天德復置廢館一十一所以通緩急又請發夏州騎士五百人營於經略故城應援驛使兼護党項九年請於經略故城置宥州六胡州以在靈鹽界開元中廢六州曰國家舊置宥州以寬宥爲名領諸降戶天寶末宥州寄理於經略軍蓋以地居其中可以總統蕃部北以應接天德南援夏州今經界遙隷靈武又不置軍鎮非舊制也憲宗從其奏復置宥州詔曰天寶中宥州寄理於經略軍寶應已來因循遂廢由是昆夷

屢擾党項靡依蕃部之人撫懷莫及朕方宏遠畧思復舊規宜於經畧軍置宥州仍爲上州於郭下置延恩縣爲上縣屬夏綏銀觀察使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及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淮西節度使吳少陽卒初吉甫在淮南聞吳少陽立上下攜泮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之反閒以撓其黨會討王承宗未及用後因宏正以魏歸吉甫知以魏人調田進誠才而唐州乃蔡喉衿請拔進誠爲刺史以魏臨賊境且慰魏心烏重胤守河陽吉甫以汝州捍蔽東都聯唐許當蔡西面兵寡不足懼寇而河陽乃魏博之津宏正歸國則爲內鎮不宜戍重兵示不信請徙屯汝州帝皆從之後宏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千萬宏正曰吾未喜於移河陽軍也其子元濟請襲父位吉甫以淮西內地不同河朔且四境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爲守禦宜因時而取之頗

協上旨始爲經度淮西之謀又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羣帥俘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元和九年冬暴病卒年五十七前卒一歲熒惑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再遜位不許憲宗傷悼久之遣中使臨弔自大斂至卒哭皆中人臨弔吉甫圖常贈之外內出絹五百疋以恤其家淮西地未及上帝敕其于獻之及葬祭以少牢再贈司空吉甫初爲相頗洽時情經綜政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忠臣後以起義烈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度劍南屢言元衡才宜還爲相及淮南再徵中外延望風采秉政之後視聽時有所蔽人心疑憚之罷李藩相裴垍左遷皆其謀也李正辭脫相失及與蕭俛同召爲翰林學士獨用俛而能正辭時負公望者慮爲吉甫所忌多避畏憲宗潛知其事未周歲遂擢用李絳大與絳不協而絳性

剛訐於上前互有爭論人多直絳然性畏慎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日已旰帝令他日見固請不肯退既見極論中人許遂振之姦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又表假郵置院具婚禮帝怒其輕肆欲遠斥之李絳以爲言不能得吉甫見上謝引川之非帝意釋得以國子主簿分司東都服物食味必極珍美而不殖財產京師一宅之外無他第墅公論以此重之初政事堂會食有巨床相傳徙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徹而新之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有司謚曰敬憲及會議度支郎中張仲方駮之以爲太優憲宗怒貶仲方賜吉甫謚曰忠懿吉甫嘗討論易象異義附於一行集注之下及綴錄東漢魏晉周隋故事訖其成敗損益大端目爲六代略凡三十卷分天下諸鎮

紀其山川險易故事各寫其圖於篇首爲五十四卷號爲元和郡國圖又與史官等錄當時戶賦兵籍號爲國計簿凡十卷纂六典諸職爲百司舉要一卷皆奏上之行於代子德修德裕德修亦有志操寶曆中爲膳部員外郎張仲方入爲諫議大夫德修不欲與同朝出爲舒湖楚三州刺史卒

李藩字叔翰趙郡人曾祖至遠天后時李昭德薦爲天官侍郎不詣昭德謝恩時昭德怒奏黜爲壁州刺史祖畬開元時爲考功郎中事母孝謹母卒不勝喪死至遠畬皆以志行名重一時父承爲湖南觀察使亦有名藩少恬淡修檢雅容儀好學父卒家富於財親族弔者有

挈去不禁愈務散施不數年而貧年四十餘未仕讀書
揚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尤之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以
故人子署爲從事洛中盜發有誣牙將令狐運者亞信
之拷掠竟罪藩知其寃爭之不從遂辭出後獲眞盜朱
瞿曇藩益知名張建封在徐州辟爲從事居幕中謙謙
未嘗論細微杜兼爲濠州刺史帶使職建封病革兼疾
驅到府陰有冀望藩與同列省建封出而泣語兼曰僕
射公奄忽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今棄州此來欲何也宜
疾去不若此當奏聞兼錯愕不虞遂徑歸建封死兼悔
所志不就怨藩甚既歸揚州兼因誣奏藩建封死時搖

動軍中德宗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釋氏曰因報之事信有之否藩曰信然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藩覽之無動色曰某與兼信爲報也佑曰愼勿出口吾已密論持百口保君矣德宗得佑解怒不釋亟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邪乃釋然除祕書郎王紹持權邀藩一相見卽用終不就王仲舒韋成季呂洞輩爲郎官朋黨輝赫日會聚歌酒慕藩名强致同會藩不得已一至仲舒輩好爲訛語俳戲後召藩堅不去曰吾與仲舒輩終日不曉所與言何也後果敗遷主客員外郎尋換

右司時順宗冊廣陵王淳爲皇太子兵部尚書王紳請改名紹時議非之皆云皇太子亦人臣也東宮之臣改之宜也非其屬而改之諂也如紳輩豈爲以禮事上邪藩謂人曰歷代故事皆自不識大體之臣而失之因不可復正無足怪也及太子卽位憲宗是也宰相改郡縣名以避上名唯監察御史韋淳不改既而有詔以陸淳爲給事中改名質淳不得已改名處厚議者嘉之藩尋改吏部員外郎元和初遷吏部郎中掌曹事爲吏所敝濫用官闕黜爲著作郎轉國子司業遷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於黃敕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

紙是文狀豈曰批敕邪裴垍言於帝以爲有宰相器屬鄭絪罷免遂拜藩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性忠藎事無不言上重之以爲無隱四年冬顧謂宰臣曰前代帝王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藩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蓋足用繫於儉約誠使人君不貴珠玉唯務耕桑則人無淫巧俗自敦本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自然帑藏充羨稼穡豐登若人君竭民力貴異物上行下效風俗日奢去本務末衣食益乏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然國貧家困盜賊乘隙而作矣今陛下永鑒前古思躋富庶躬尚勤儉自當理平伏願以知之爲非

艱保之爲急務宮室輿馬衣服器玩必務損之又損示人變風則天下幸甚帝曰儉約之事是我誠心貧富之由如卿所說唯當上下相勗以保此道似有踰濫極言箴規此固深期於卿等也藩等拜賀而退帝又問曰禳災祈福之說其事信否藩對曰臣竊觀自古聖達皆不禱祠故楚昭王有疾卜者謂河爲祟昭王以河不在楚非所獲罪孔子以爲知天道仲尼病子路請禱仲尼以爲神道助順繫於所行已旣全德無媿屋漏故荅子路云邱之禱久矣書云惠迪吉從逆凶言順道則吉從逆則凶詩云自求多福則禍福之來咸應行事若苟爲非

道則何福可求是以漢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超然可謂盛德若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降福必其有知則私己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悅也況於明神乎由此言之則履信思順自天祐之苟異於此實難致福故堯舜之德惟在修己以安百姓管仲云義於人者和於神蓋以人為神主故但務安人而已虢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妄祈以速漢兵古今明誡書傳所紀伏望陛下每以漢文孔子之意為準則百福具臻帝深嘉之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人柳泌等卒果為累云時河東節度使王鍔用錢數千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藩與權德

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卻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邪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曰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李吉甫自揚州再入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途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數日罷藩爲詹事後數月上思藩召對復有所論列元和六年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簡 藩爲相材能不及裴垍孤峻頗後韋貫之然人物清規亦其流也

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畧陽人徙潤州丹徒 父皐字士繇後秦

尚書翼之後晉安邱公翼十二世孫父倕與席豫蘇源明以藝文相友終羽林軍參軍少以進士補貝州臨清尉安祿山以幽州長史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表爲薊縣尉署從事臯陰察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載祿山使臯獻戎俘自京師迴過福昌福昌尉仲謩臯從父妹壻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謩謩至臯示已瘖瞪謩而瞑謩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既逸臯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臯母初不知聞臯之死慟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臯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南

去客臨淮爲驛亭保以詷北方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淮南採訪使高適表皐試大理評事充判官屬永王璘亂多刼士大夫以自從皐懼見迫又變名易服以免元宗在蜀聞而嘉之除監察御史會丁母喪得風痺疾因家洪州時南北隔絶或踰歲不聞詔命有中使奉宣至洪州經時未復過有求取州縣苦之時有王遘爲南昌令將執按之因見皐白其事皐不言久之垂涕曰方今何由可致一赦使而遽有此言因掩涕而起遘遽拜謝之浙西節度使顔眞卿表皐爲行軍司馬詔徵爲起居舍人又以疾辭嘗曰本自全吾志豈受此之名邪李季卿爲

江淮黜陟使奏皐節行改著作郎復不起兩京蹂於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知名之士如李華柳識兄弟者皆仰皐之德而友善之大厯三年卒於家年四十六元和中謚曰貞孝初皐卒韓洄王定爲服朋友之喪李華爲其墓表以爲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前贈祕書監新書少監至是因子德輿爲相立家廟至元和十二年復贈太子太保德輿生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爲文數百篇編爲童蒙集十卷名聲日大韓洄黜陟河南辟爲從事試祕書省校書郎貞元初復爲江西觀察使李兼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府罷杜佑裴胄皆奏請

二表同日至京德宗雅聞其名徵爲太常博士轉左補
闕八年關東大水上疏請降詔恤隱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霪雨二時農田不開逋亡日衆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藏於人之固也遂命奚陟等四人使裴
延齡以巧佞判度支九年自司農少卿除戶部侍郎仍
判度支德輿上疏曰臣伏以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況經
費之司安危所繫延齡頃自權判逮今間歲不稱之聲
日甚於初羣情衆口諠於朝市不敢悉煩聖聽今謹畧
舉所聞多云以常賦正額支用未盡者便爲剩利以爲
已功又重破官錢買常平先所收市雜物遂以再給估

價用充別貯利錢又云邊上諸軍皆至懸闕自今春巳來並不支糧伏以疆場之事所虞非細誠聖謨前定終事切有司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爲時所抑醜正有黨結此流言何不以新收剩利徵其本末爲分析條奏又擇朝賢信臣與中使一人巡覆邊軍察其資儲有無虛實倘延齡受任巳來精心勤力每事省約別收羨餘於正數各有區分邊軍儲蓄實猶可支身自斂怨爲國惜費自宜更示優奬以洗羣疑明書厥勞昭示天下如或言者非謬罔上實多豈以邦國重務委之非據臣職在諫曹合採羣議正拜巳來今巳旬日道路云云無不

言此豈京師士庶之衆愚智之多合而爲黨其有讐嫉陛下亦宜稍回聖鑒俯察羣心況臣之事君如子事父今當聖明不諱之代若猶愛身隱情是不忠不孝莫大之罪敢瀝肝血伏待刑書十年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轉駕部員外郎司勳郎中職如舊遷中書舍人是時德宗親覽庶政重難除授凡命於朝多補自御札始德輿知制誥給事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貢舉獨德輿直禁垣數旬始歸嘗上疏請除兩省官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詔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爲非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爲之士要重之司不宜久廢德宗曰非不知卿之勞苦禁

掖清切須得如卿者所以久難其人德輿居西掖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來年眞拜侍郎凡三歲掌貢士至今號爲得人轉戶部侍郎十九年大旱德輿因是上陳闕政曰陛下齋心減膳閔惻元元告於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已臣聞銷天災者修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合則祥應至矣歲旬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踣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下宜詔在所裁留經用以權貸民今茲租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無可斂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於上矣十四年夏旱吏趣常賦至縣令爲民毆辱者不可不察又言漕運本濟關中若轉東都以西緣道倉廩悉入京師督江淮所輸以備常數然後約太倉一歲計斥其餘者以糴於民則時償不踊而蓄藏者出矣又言大厤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稅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銳於上獻爲國掊怨廣軍實之求而兵有虛籍剩取多方雖有心計

巧厤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啖口困人均也又言比經綸放者自謂技拭無期坐爲匪人以動和氣而冬薦官踰三年未受命衣食既空遠然就斃此亦窮人之一端也近陛下洗宥紲放者或起爲二千石其徒吏相勉抑幸復可望惟因而宏之使人人自效帝頗采用之元和初歷兵部吏部侍郎坐郎吏誤用官闕改太子賓客復爲兵部侍郎遷太常卿時澤潞盧從史詐傚寢不制其父虔卒京師而成德王承宗父死求襲德輿諫以爲欲變山東先擇昭義之帥從史拔自軍校假遷不法今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德習俗既久常制以漸許成德之請則可許昭義則不可帝不聽及王承宗叛從史乃詭計以撓王師兵老無功德輿復請赦承宗從從史後皆器如所料五年冬宰相裴垍寢疾德輿拜禮部尚書同平章事與李藩同作相河中節度王鍔來朝貴倖多譽鍔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爲不可德輿繼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

而得國朝方鎮帶宰相者蓋有大忠大勲大庥巳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巳而與之令王鍔無大忠勲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上從之運糧使董溪于皐謨盜用官錢詔流嶺南行至湖外密令中使皆殺之他日德輿上疏曰竊以董溪等當陛下憂山東用兵時領糧料供軍重務聖心委付不比尋常敢負恩私恣其贓犯使之萬死不足塞責宏覧大之典流竄太輕陛下合改正罪名兼責臣等疎畧但詔令巳下四方聞知不書明刑有此處分竊觀衆情有所未喻伏自陛下臨御已來每事以誠實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同符萬方之人

沐浴皇澤至如于董所犯合正典章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即人各懼法人各謹身臣誠知其罪不容誅又是已過之事不合論辨上煩聖聰伏以陛下聖德聖姿度越前古頃所下一詔舉一事皆合理本皆順人心伏慮他時更有此比但要有司窮鞫審定罪名或致之極法或使自盡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巍巍聖朝事體非細臣毎於延英奏對退思陛下求理之言生逢盛明感涕自賀況以愚滯朴訥聖鑒所知伏惟恕臣迂疎察臣丹懇帝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及李吉甫自淮南詔

徵末一年上又繼用李絳時上求理方切軍國無大小一付中書吉甫絳議政頗有異同或於上前論事形於言色其有詣於理者德輿亦不能爲發明時人以此譏之竟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尋以檢校吏部尚書爲東都留守進扶風郡公于頔以子殺人自囚親戚莫敢過門朝廷無爲請者德輿將行言於帝曰頔之罪既貸不竟宜因賜寛詔帝曰然卿爲吾過諭之後拜太常卿改刑部尚書先是許孟容蔣乂等奉詔刪定格敕孟容等尋改他官乂獨成三十卷表獻之留中不出德輿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芻等考定復爲三十卷奏上十一年復以檢校吏部尚書出鎮興元十三年八月有疾詔許歸闕道卒年六

十贈左僕射謚曰文德輿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性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醞藉風流爲時稱嚮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宏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没以銘紀爲請者什八九時人以爲宗匠焉尤嗜讀書無寸晷暫倦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通自始學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有文集五十卷行於代子璩中書舍人璩字大圭元和初擢進士歷監察御史有美稱宰相李宗閔乃父門生故薦爲中書舍人時李訓挾寵以周易博士在翰林璩與舍人高元裕給事中鄭肅韓佽等連章劾訓傾覆陰巧且亂國不宜出入禁中不聽及宗閔貶璩屢表辨解貶閬州刺史文宗憐其母病徙鄭州訓誅時人多璩明禍福大體能世其家

史臣曰裴垍精鑒默識舉賢任能啟沃帝心弼諧王道如崔皋裴度韋貫之蕭咸登將相皆垍之薦達立言立事知無不爲吉甫該洽典經詳練故實仗裴垍之抽擢致朝倫之式序吉甫知垍之能別髦彥垍知吉甫之善任賢良相須而成不忌不克叔翰修身慎行力學承家批制敕有夕郎之風塗御書見宰執之器而乃輕財散施天爵是期偉哉自待之意也德輿孝悌力學撥亂有開疏延齡慾行巧佞論皐謨不書明刑三十年羽儀朝行實皐之餘慶所鍾此四子者所謂經綸之臣又何慙於王佐矣

贊曰二李秉鈞信爲名臣甫柔而黨蕭峻而純裴公鑒裁朝無屈人權之藻思文質彬彬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九

